

二十二年如一日扎根基层法庭

苑来寅:老黄牛一样的布衣法官

文/片 本报记者 岳茵茵 本报通讯员 苏斌

不高的个子,瘦小的身材,略有些驼背。他就是看似不起眼,被同事称作“老黄牛”的基层法官苑来寅。自进入汶上基层法庭工作后,一干就是22年。苑来寅平均每年经手200多起案件,每天走街串巷,东家串,西家走,成了当地百姓的“老熟人”。



苑来寅在整理案件。



苑来寅在讲解法律知识。

“老伙计”伴他走了十几年

初见苑来寅时,若不是他胸前佩戴的法徽,会认为他只是来法院告状的普通村民。上身洗出褶皱的深蓝色制服,脚上褪色的休闲鞋,和大多数人眼里的威严法官有些不沾边。见到记者如此评价他,苑来寅笑着说,“布衣法官,可能说的就是我这号人。这样也好,和老百姓交流起来没有隔阂。”

他现在是南站法庭的副庭长。四年前,和四名同事从租赁的平房里搬

进现在在这所四层小楼里办公。回忆初到南站法庭时的情形,苑来寅感慨万分。“我们租赁的院落里,草有一米多高,人在草丛中走出一条道。瓦房四处漏雨。一位交通肇事案的当事人,从青岛赶来交付2万元的赔偿款,看到我们这样寒碜的办公环境,都不敢交给法庭代收,最后把村支书找来做证人,才相信我们。”

在那个年代里,基层法庭没有车,

法官们都是骑自行车走街串巷,去老百姓家里。“骑自行车上下班,办案子。就怕自行车坏在半路上,如赶上雨雪天,摔几下是常事。”苑来寅回忆着,那辆羊角把的泰山牌自行车跟了他十几年,成了他的“老伙计”。“我那辆车,轱辘大,很赶路。车铃铛很响,熟悉我的人,听到铃铛响就知道是我来了。我骑着它,驮过当事人,送过老人,接过孩子……”

一根香烟是他的“敲门砖”

南站法庭管辖康驿、南站、义桥、经济开发区,三镇一区,总人口20余万,是该片区的中心法庭。苑来寅和同事们每年都要审理500多起案件。80%是婚姻家庭类案件。人身伤害、劳动争议、民间借贷和房地产买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“都是老大难啊!”面对记者的评价,苑来寅笑了笑,“散碎的案子更得上心呀!”

一年夏天,康驿镇某村一对八旬夫妇来到南站法庭,哭诉7个儿女不养老,

请求法官主持公道。苑来寅得知情况后,县区当事人家里了解情况。苑来寅看到,两位老人住在一间破砖烂瓦的矮屋里,而7个儿女条件最差的,也在两年前盖起了新房。这让身为父的苑来寅顿生怒火。为教育他人,苑来寅决定将法庭设在村委。开庭那天,下起了大雨,村委会聚满了村里的男女老少,几名被告低着头红着脸走上法庭。庭审后,老人的子女当庭协商好了赡养方案,主动向老人认了错,得到了老人的原谅。也给那些不孝的

儿女们敲了警钟。

在当地看来,谁家“惹了”官司,肯定是家里出了“大事”。苑来寅给当事人送传票,打听问路时经常吃闭门羹。“问村民当事人人家在哪,总会被反问‘你找他什么事?’说来送传票的,人家就说不知道。”苑来寅说,遇到这种情况时,就给人家让根烟。“一推一让也是拉近感情的方式,给别人点烟的同时,也给人家解释清楚问路的原因。”就这样,苑来寅手中的一根烟,成了“敲门砖”。

这头“老黄牛”很可靠

南站法庭庭长潘教民与苑来寅同事十几年,他评价苑来寅说,“这头‘老黄牛’很‘可靠’。”去年底,单位集资盖房,苑来寅一人去银行取钱,回来发现,银行营业员多给了他300元。苑来寅担心营业员受处分,拉上潘教民做见证,又返回银行退钱,这时营业员才知道自己算错了账。“同事们有事都爱

找他帮忙,交待给他,放心。”“老黄牛”苑来寅在同事眼里非常靠得住。

“工作以外的他,很不会‘说话’,帮助过的人太多了,人家把锦旗送到单位来,我们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”听到这些苑来寅只是笑了笑。

在基层20多年,比苑来寅年轻的同事陆续升迁,他却仍旧恪守着乡间

这把威严的法槌。苑来寅说,“说明咱不如人家干得好,还得更加努力学习。”苑来寅经常白天调解,办案,晚上回家写判决书。“他也是快五十的人了,身体很不好。妻子督促他休息,常常偷偷关电闸。”潘教民感慨道,一呆就是20多年,若不是他的奉献精神,哪能耐得住寂寞。